观察

一座山，独属于辽宁的文明坐标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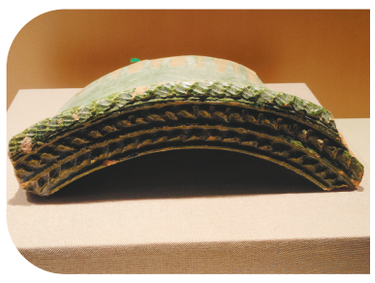
医巫闾山是北方镇山，辽王朝又将皇家陵寝择于山间，让镇岳文脉与契丹皇陵共生交融，造就一处独属于辽宁的文明坐标。

历经几代学人接续求索，显陵、乾陵陵区正缓缓释放厚重文化价值，成为读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窗口。

绕不开的课题

医巫闾山雄峙辽西，为北方镇山。中国古代镇山礼制，承载着山河祭祀与国家秩序的文化传统；辽代皇家陵寝，则体现契丹王朝对自身正统性与礼制体系的构建。两者在医巫闾山相遇，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制度、礼制与信仰在同一地理空间中的深度融合。这种“镇山礼制”与“契丹皇陵”共处一地的文化景观，正是医巫闾山独有的历史文化特征。

辽代共有五处帝王陵寝。祖陵、怀陵、庆陵地处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地理位置已经明确；显陵、乾陵坐落于辽宁医巫闾山。史料可以证实，两座帝陵还配套建设显州、乾州两座奉陵邑，专门负责陵寝祭祀供奉。但古代文献只给出大致地理范围，没有标注精准坐标。辽末金初战火中，金兵攻占辽代州县，陵寝相关影堂建筑遭到破坏，随葬珍宝遭到盗掘；后世地面标识逐步消失，加之上千年山林变迁、人为取用建筑构件等多重因素，找寻两座辽陵成为绕不开的课题。



绿釉檐头板瓦。

出土花斑石。

绿釉瓦当。

辽代帝陵一览表

陵寝名称		所葬皇帝	奉陵邑
祖陵		太祖耶律阿保机（淳钦皇后合葬）	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怀陵		太宗耶律德光　穆宗耶律璟	怀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乡床金沟村）
显陵		东丹人皇王耶律倍　世宗耶律阮	显州（今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东麓）
乾陵		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合葬）　天祚帝耶律延禧	乾州（今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东麓）
庆陵	永庆陵（东陵）	圣宗耶律隆绪（仁德皇后、钦哀皇后合葬）	庆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
	永兴陵（中陵）	兴宗耶律宗真（仁懿皇后合葬）	
	永福陵（西陵）	道宗耶律弘基（宣懿皇后合葬）	

制图制表 董昌秋

关键突破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金毓黻等前辈学者就在医巫闾山留下考察线索，后续数十年间陆续发现多座辽代陪葬墓、高等级建筑构件，不断缩小乾陵搜寻范围，但乾陵、显陵本体始终缺少实证。

2012年，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专项调查立项，担子交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一代团队肩上。山地林木茂密、山势陡峭，不能照搬平原地区网格式踏查办法。团队梳理历次文物普查档案与既往发掘资料，优先筛选契合辽代陵寝选址的平缓坡地重点踏查。队员们翻山入谷，自带干粮在山间简餐，争分夺秒摸排二道沟、三道沟的沟谷山梁。

转机来自一次抢救性发掘：北镇洪家街一座辽墓被盗，考古队紧急进场勘探，先后发现4座墓葬，其中包括韩德让继子耶律弘礼之墓，确认洪家街是韩德让家族墓地。

要不要继续发掘同属该家族的四号墓，团队意见不一。古墓早年被盗，发掘很可能一无所获，司伟伟仍坚持清理发掘，压力不小。2016年深秋发掘时，队员傍晚在甬道发现疑似墓志，司伟伟当即停工，静待次日清理。墓志是解锁历史的关键物证，他当晚心绪难平，反复猜想墓主人身份。

次日浮土清开，志盖露出大篆“文忠王墓志铭”，字口填金粉，赫然是韩德让墓。墓志释读带出两条关键地理信息：其一“陪葬于乾陵之侧”，与《辽史》“建庙乾陵侧”互证；其二“陪葬于乾陵之乙地”，乙为东方，指向乾陵主体在韩德让墓西侧。洪家街向西的新立村辽代建筑址，探明一座墓圹长80余米规模宏大的辽墓。纠缠学界千年的乾陵方位之谜，就此迎来关键突破。

见证多元一体

医巫闾山辽陵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人们厘清辽中期契丹族陵寝制度。

在司伟伟看来，从更广的时空维度上看，辽显陵、乾陵和周边陪葬墓、奉陵建筑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皇家陵区。

医巫闾山又是北方镇山，中原镇山礼制和契丹皇家陵寝共处一地，成为医巫闾山独有的历史文化特征。这种独特性，不只在于陵寝规制的完整，更在于它把中原礼制、草原传统、多族群政治实践纳入同一文化空间。

韩德让墓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他本为汉人，后被赐姓耶律，归入皇族，最终陪葬乾陵。这样的经历，就是辽朝民族治理的典型缩影。韩德让墓中壁画同时绘有契丹、汉人形象，还首次在辽墓中发现牡丹花纹的地画；出土器物当中，瓷器包含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还有草原风格金银器，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同样受到墓主人喜爱。韩德让墓中出土了单色玻璃器，分紫色、无色透明、绿色、茶色四种，这是经草原丝路传入的外来器物，是辽代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面貌的文物同出一墓，反映辽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只是表层的习俗效仿。辽一方面承接中原礼制，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特色，汉臣深度参与核心政务，契丹、汉等多族群在同一政权内共生共处、彼此吸纳。这种长久持续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接，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鲜活的实例。

这些物证，让这段历史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让文化价值可感

伴随着医巫闾山辽陵的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原本散布于山野当中的辽代陵寝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司伟伟说：“我们最应该让大多数人知道的，还是遗址的保护问题。”

今年5月举行的“镇岳凝山海——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正是一次让考古成果走向公众的尝试。展览以出土文物直观呈现辽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也让医巫闾山辽陵的文化独特性被更多人看见：这里既有镇山礼制的国家叙事，也有契丹皇陵的制度表达；既有汉臣韩德让的个体命运，也有多族群共生共处的时代缩影。它们共同说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以由一座山、一片陵区、一座墓葬、一件器物去触摸、去理解的历史过程。

采访结束时，司伟伟问：“你登上过骆驼峰吗？”见记者摇头，他说：“我建议你去登一次，从山下看山峰像昂首的骆驼，很壮观；登上去会看到契丹人在峰顶的山脊上也修有建筑址，甚至还有栏杆遗迹，在那里一览周边山川林海，更壮观。”

从骆驼峰俯瞰医巫闾山，镇山与皇陵、山川与礼制、考古与公众，正在同一片林海间重新连接。

在场

大殿九间顶了天

本报记者 郭 平

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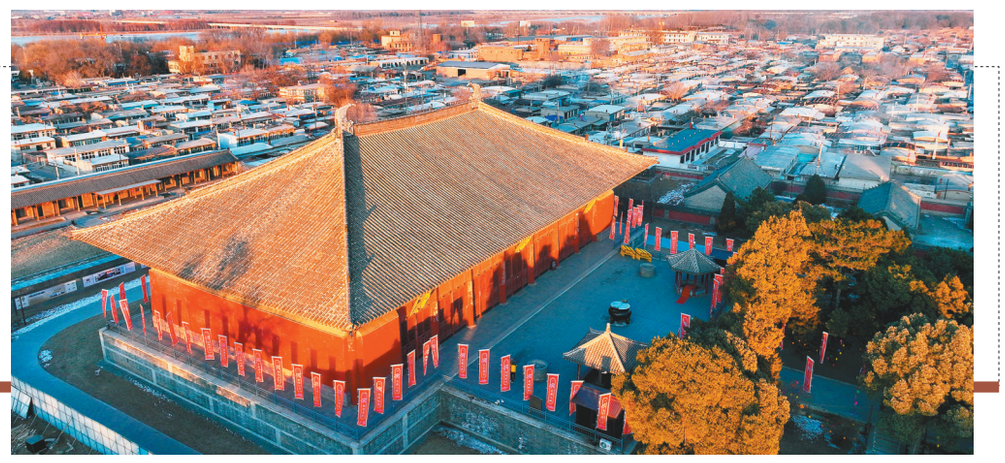
义县流传一句老话叫“大殿九间，顶了天”，说的就是这里最负盛名的辽代建筑大雄殿。古建筑史学家曹汛为这句话做过注脚：“大殿九间是佛教建筑顶了天的极限，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古刹千百座，奉国寺大雄殿穷极伟丽。”

这座大殿的讲究藏在细节里。按常规布局，这样一座大殿需要60根立柱，辽代匠人却用了“减柱造”，只立48根，把整片室内空间让了出来。木柱微微向内倾斜，整体收束成梯形，靠三角力学稳稳撑起大殿。1290年武平八级地震，县城房屋大片损毁，大殿主体安然无恙，凭的正是这套木构体系。殿内辽代立柱出自医巫闾山黑油松，每到夏季会自行渗出树脂油液，入冬即止，树胶成膜、驱虫防腐，大殿内夏季还会飘逸出明显的松木清香。

让建筑学者反复掂量的是它在辽代木构遗存中的分量：东北地区现存唯一的千年木构建筑；中国现存8座辽代木构遗存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全国现存采用双杪双下昂七铺作形制的建筑共4座，它是其中唯一的九开间大殿。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称“奉国寺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他的学生杜仙洲实地测绘后写下报告：“奉国寺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世界建筑史上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殿内7尊辽代彩塑巨像通体高逾9米，木骨泥胎，衣纹贴体流畅，继承中原“曹衣出水”技法；14尊胁侍彩塑神态各异，抬头、俯首、沉思、浅笑，被叫作“辽代行走的表情包”，衣褶与神情里带着草原民族特有的洒脱。造像并非排成一条直线，中间一尊略微靠前，两侧依次后缩，形成接近人眼弧面的抛物线，无论站在殿内哪个方位，视线都会被迎住。大雄殿殿内梁枋还保留大量辽代彩绘，最新测量结果表明彩绘总面积达2400平方米，其中的飞天、“佛光纹”彩画，让人们得以窥见千年前辽代工匠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以及那个时代多元文化交融下的辉煌文明。

奉国寺位于义县县城东北角，却并非孤立存在。县城城区仍保存着宜州古城时期形成的街巷，城隍庙胡同、报恩寺胡同、石槽铺胡同、县衙胡同、翰林府胡同……这些带着庙宇、商铺、官署印记的地名，是辽金以来古城肌理不曾间断的实证。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两次写进“预备名单”

义县文化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于凤雷是义县这处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者。他介绍，奉国寺与世界遗产的缘分要上溯到1945年。这一年，梁思成把奉国寺列入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名录，向当时的国共两党政府推荐保护。1961年3月4日，奉国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辽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中历史建筑类只有两处：沈阳故宫、义县奉国寺。

真正的申遗之路从2012年起步。这一年，奉国寺与山西应县木塔以“辽代木构建筑”之名联合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4年6月8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义县奉国寺召集山西、天津、河北、辽宁等地7家文保单位，成立“中国辽代木构建筑联盟”，推出跨四省市的“辽构遗踪”研学线路，远期目标是把8世纪至12世纪的中国木构建筑推向联合申遗。2024年底，奉国寺第二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申遗的价值论证十余年间反复打磨。古建筑专家陈明达在《中国建筑技术》中评述，奉国寺大雄殿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三种典范之一；主持奉国寺维修工程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杨烈评价它是“中国古代辽（宋）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顶木构建筑，建筑规模乃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先后数次造访大雄殿，称赞它“是古代保存至今最为宏大、最为完整、最令人惊叹的单檐木构建筑”。

论证还指向一处稀缺性：奉国寺不只是孤零零一座大殿，还保有辽代始建时的寺院格局遗存——外山门、长廊、东三乘阁、西弥陀阁、正观音阁、后法堂等多处遗址信息。考古发掘与对独乐寺、华严寺、善化寺的比较研究表明，它是研究辽代乃至更早佛寺布局唯一完整的遗存实例。

多民族技艺的汇聚

奉国寺为何建在义县，答案藏在它诞生前的那段历史里。

公元1005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结束多年对峙，换来此后百余年的和平。义县在辽代称宜州，是萧太后萧绰家族的封地。朝阳博物馆藏有汉官刘承嗣墓志铭，铭文有“宜州大内”字样，“大内”多指宫苑府邸。学界推测刘承嗣曾负责宜州大内修缮，宜州大内曾是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旧府所在。奉国寺便依托这个基址，由辽圣宗耶律隆绪下令兴建。

营建本身就是一场多民族技艺的汇聚。寺院大量使用医巫闾山出产的黑油松，匠人利用冬季结冰的河道冰运木材。宜州地处要冲，南接中原、北连草原，是契丹、汉等族杂居的富庶之地。于凤雷说：“这座寺院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明相融合的硕果，建筑上承唐代的舒展飘逸，屋顶举折又带着北方的粗犷豪放；雕塑衣纹承袭唐风，神情却带草原的洒脱。”

也正因处在南北往来的节点，奉国寺才格外难得。它不只是一座宗教建筑，更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交流融合的实物例证。于凤雷把义县定位为“辽文化品鉴地”，提出“何以为辽，要看义县”——就像谈“何以为唐”想到西安、谈“何以为宋”想到开封洛阳，谈辽，可以到义县来。义县留存着宜州古城完整街巷、奉国寺、广胜寺塔、辽八塔等一批辽代实物，还有传承千年的社火，其中竹马舞、旱船舞演绎的正是“澶渊之盟”后南北和平岁月里各民族往来交融的图景，以及辽代传下的地域美食。这套完整的辽代文化资源，与奉国寺一道，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在东北的生动注脚。

义县古城，那些带着庙宇、商铺印记的胡同与身后的千年大殿连成一片。一处历经千年、见证南北交融的建筑遗存，正循着它的建筑价值、历史价值与完整格局，一步步走向它应有的世界遗产之位。